



红路

扎拉嘎胡

J.247.8
98.7

红 路

扎 拉 嘎 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内蒙古扎兰屯工业专科学校为背景，通过一九四七年尖锐、复杂的斗争，再现了蒙古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英雄事迹，展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蒙古族的救星，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是蒙古族的解放之路。

本书初版于1959年，现经作者修订，由我社重排印行。

红 路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4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2

1981年3月北京新1版

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300

书号 10019·2897

定价 0.82元

序 曲

一九四七年春天，扎兰屯多雾、阴暗，几乎整天都不见阳光。人们生活在抑郁、彷徨中。

坐落在雅鲁河畔的工业专科学校里的师生们，正酝酿着一场令人莫测的斗争。两种势力，两股风头，你来我往，争持不下。

在这座学校的礼堂和教室里，一些曾在日寇统治内蒙古的时代，显赫一时的“风流”人物，穿着协和服、头顶礼帽，谈天道地的宣扬道：“蒙古人不能要共产党的领导。共产党是汉人的党，他们不可能为蒙古人服务。蒙古人要想有出头之日，那就必须有自己的领袖，这领袖必须是土生土长的。”

一位当年被日本主子赏识、推到内蒙古太上皇宝座的旧要员，也拍胸顿足地大喊：“昨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喜梦。玉皇大帝带着天兵天将下界，他向我面授机宜，蒙古人由青龙来治理。青龙在哪里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是龙年，在青河旁落生的。想一想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在这块宝地落生？”

第一章

胡格吉勒图、敖斯尔和梅其其格三个人满腹心事。他们从校长办公室出来，下了楼，往教室的北边走去。他们从铁丝网院子里走出来，拐向西，奔向了原始森林般的树丛。

早晨，雅鲁河边的树丛里，缭绕着轻纱般的白雾，散发出浓烈的泥土的潮湿气息。柔和的阳光洒满树丛，树丛里闪烁着紫红、淡紫、淡黄等各种色彩。

晨风吹过来了，整个树木欢天喜地的摇晃着躯干。黄雀调皮地在树枝上跳来跳去，乌鸦从巢穴中笨拙地飞起来，嘎嘎地叫过几声，飞向西边的褐色的田野。

胡格吉勒图、敖斯尔和梅其其格并不欣赏令人神往的美景。他们穿过落叶满地的树丛，踏上宽广的林荫大道，默默地来到了依山跨水的明月桥。

他们站在桥头上，扶着栏杆，低头望着静静的雅鲁河水。清澈见底的河水，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卵石。河面上倒映出他们的身影。

梅其其格抬头看见两个朋友的沉郁的脸色，不禁大吃一惊。为解除沉闷的气氛，她十分活跃地说：

“扎兰屯实在是太美了，不怪人们称它为塞外杭州。有朝一日，咱们用双手把它建成北方的杭州！”梅其其格顺手撩了下她的头发。

“目前，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，何必为它费心。”为了不引起梅其其格的不满，敖斯尔和悦地笑着说，“眼下蒙古人都在考虑着：跟共产党还是跟人民革命党走？十字路口啊，缰绳往哪儿引啊？哪还有工夫考虑建设家乡的事。”

“难道建设家乡就不重要啦？依我看，极重要。”梅其其格毫不让步地说。

胡格吉勒图原想支持敖斯尔的，但看了梅其其格的倔强的神色后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过身，向桥下走去。敖斯尔和梅其其格也跟着走去。到了桥下，在河边干燥的沙石上，他们三个人同时坐下了。

“在日伪时期，我的一位老师说的中国共产党，可跟巴校长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。是铜是金，一时难说了。”胡格吉勒图望着山峰上飘着的白云说。

“我赞成巴校长讲的。就是嘛，共产党是在汉人那里成长起来的，是汉人的党。多少年来，蒙古民族就是被汉族欺压的。今天巴校长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注意这些历史上的教训。我们应当感谢他。”敖斯尔黑眉下面的大眼睛，闪动着倔强的光芒。

“你刚才讲的那位老师叫什么，过去我没听你说过呀。”梅其其格望着胡格吉勒图。

“叫额尔敦。他因为宣传共产主义、发动学生反满抗日，被日寇杀害了。”胡格吉勒图的脸上呈现出对烈士无限尊敬的神色。

“太可惜了。”多情的梅其其格泪汪汪地说，“我们蒙古人里这样的人物应该多些。”

“我看这正如巴校长说的，共产党宣传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。这位额尔敦，肯定是被骗了。”敖斯尔重复着巴达尔夫给他讲过多次的话。

胡格吉勒图长长地喘了口气说：“是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共产党究竟怎么样，额尔敦也没有看见过，他只是道听途说而已。我们再不醒悟，可就辜负了巴校长的教导了。”

主张技术救民族的梅其其格越听越反感了。但面对两位狂热的朋友，她不敢反驳。她知道他俩一向志同道合。在日伪时期，他俩同在王爷庙^①第一小学求学。毕业后，虽然两人分别考入了两个不同的中学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中断；解放后，他们一同考入了乌兰浩特师范学校，又从师范学校考入了扎兰屯工业专科学校。敖斯尔家境贫寒，学费一直由胡格吉勒图资助的。日伪统治年代，胡格吉勒图的爸爸在一所中学任教，解放后，在乌兰浩特一所中学任校长。胡格吉勒图每次从他爸爸那里得到学费后，便与敖斯尔对分，有时宁肯自己少花，也不让敖斯尔有欠缺。对胡格吉勒图感恩戴德之情，充满了敖斯尔的胸腔。

“大家尊重巴校长，而巴校长也没辜负大家的希望。”敖斯尔摊开两只手，躺在小米粒般的沙子上说，“是的，巴校长说得多对。共产党不承认汉族压迫了蒙古民族，这说不通。共产党说汉族的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了蒙古人民。其实这不是一码

^① 解放后改称乌兰浩特。

事嘛，反正都是汉人。今天，苏联红军解放了内蒙古，内蒙古人民站起来了。我们蒙古民族要走向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……”敖斯尔连腔调都不变地复述着巴达尔夫的话。

说到这儿，刚才巴达尔夫和他们三人谈话的一些情景，好似重又出现在他们面前：

“……所以我们要学好技术，用现代化的技术拯救蒙古民族，什么政治不政治的，不要管它。我为了让蒙古青年充满智慧和才干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办起这所学校。”巴达尔夫慢声慢语地说道。

坐在巴达尔夫校长办公室的胡格吉勒图、敖斯尔和梅其其格静听着。

停了一会儿，巴达尔夫继续说：“很不幸，如今共产党要从我手里抢走这座学校，我的美好善良的愿望，就要化为泡影。”

胡格吉勒图满含着热泪，望着他所尊敬的校长。

“今天，我找你们三个，把这情况如实地告诉你们，好让你们考虑和选择今后的道路。做为长者，我有责任告诉你们：蒙古族人民的救星是人民革命党。这个党，在日伪时期建立后，广泛地开展了反满抗日活动。”

敖斯尔拧紧黑眉，认真地问：“在哪一带活动的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慢慢地你们就会懂得的。我坦白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该党党员。我不能在你们面前自我吹嘘，自我表功。敖斯尔提的问题，有人会告诉你们的。”

胡格吉勒图急切地说：“讲讲嘛，对我们也是个教育嘛。”

巴达尔夫陷入沉思中，缓慢地说道：“为了我的民族，我曾蹲过监狱，饱受了日本鬼子的酷刑。后来与我直接联系的那位

人民革命党党员壮烈地牺牲了，我和党的联系也中断了。即使陷入了绝境，我这颗为党、为民族的一片丹心，永远没变。”

.....

鸿雁在洁净如水的天空上向南飞着。雁声打破了三密友的遐想。

敖斯尔枕着双手，仰视着碧蓝的天空，深有所思地说：“巴校长对我们讲的话，语重心长啊。可惜的是，人民革命党为蒙古民族自由解放而奋斗的事迹，我们三个都没有听说过。巴校长提到的这个党的重要人物，有的是日伪时期的高官厚禄者，没听到有什么革命活动。”

“看长相，就能断出人品来。巴校长是不会说假话的。”胡格吉勒图扭过脸，望着有点执拗的敖斯尔说，“他的反满抗日活动，总务处主任对我讲过，真是英勇顽强啊。够得上民族英雄！”

敖斯尔冷笑着说：“不要看表面。”

胡格吉勒图着急地说：“巴校长不同一般人，是一位可信赖的长者、受尊重的学者。”

“依我说，咱们不必争论这些问题。目前，蒙古民族最需要的东西是知识。所以咱们应当求学问、钻技术。只有蒙古民族中有了汤姆·爱迪生那样的人，那蒙古民族就算真正的解放，真正的自由啦。”梅其其格望着淡雾缭绕的山峦，充满希望地说道。

“眼下谈不上这个问题。”敖斯尔长喘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说，“老实讲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党好，都说是为蒙古民族的。从巴校长热心办这所学校来看，人民革命党是想给蒙古民族办

些好事。”

梅其其格一肚子气了。她从心里厌恶讨论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问题，特别是敖斯尔的固执态度，使她的心里很不痛快。但她知道敖斯尔的脾气，他认准的事，不会轻易改变看法的。她默默地望着河水，以示不理敖斯尔。

“巴校长说：我们是学生的领袖，让我们在同学中起核心作用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三个首先得统一思想，统一行动。”胡格吉勒图摆出权威的架式，下命令般地说，“巴校长已经通知我们，共产党派过来的人，说话就到。何去何从，决不能犹豫不决！”

“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搞这件事，请不要把我拉到里边去。什么起核心骨干作用？我才不吃他这一套。”梅其其格善良地望着两位朋友，脸蛋上好似着了两团火，“我衷心劝你们二位，最好辞掉学生会干部这个差事，这是个是非之地，缠住了，如同毒蛇缠身，哪还有钻研学业的机会？”

“蒙古民族多灾多难，我们忍心让自己的民族继续受灾受难吗？当前，咱们要睁大眼睛看现实。哪个党要拉起我们跌倒的民族，就跟哪一个党走。沉默、不理，那就是背叛自己的民族。”胡格吉勒图满眶泪水了。

“我拥护胡格吉勒图的意见。”敖斯尔抖掉棉衣上的土，发誓般地说道。

梅其其格看到两位朋友的激烈情绪，更加吃惊，心象打鼓般地颤抖着。她本想无情地顶回去，但她极不情愿地憋住了这口气。她拍了拍棉衣上的土，用闪着火一般的眼睛望了望迷茫的山峰，一声没吭。

胡格吉勒图一看梅其其格不吱声了，这才放下心。他用手绢拍了拍裤子，“巴校长的意思，我们如有分歧，他让我们三个过去一趟，既然没太大的分歧，那就算啦。这几天，他忙得脚后跟快碰他的后脑勺了。”

春风吹过来了，大地掀起了黄绿相间的浪纹。雅鲁河水低鸣着。树木呼啸起来了。

三个人依旧满腹心事地走向明月桥。

二

球场上，球迷们正热火朝天地打着篮球。为了行动敏捷，有的人脱下了棉衣和棉裤，只穿着秋裤和背心。敖斯尔一见飞舞着的篮球，拔腿跑进了篮球场。他一边抛帽子，一边冲过去，大声嚷道：“喂，往这边扔，往我这儿扔！”

好静的梅其其格，机械地看了一眼打球的人们，转身奔向教室。胡格吉勒图来到球场旁边，挤进人群里，刚站住脚，有人推了他一把。他转过脸时，一个矮胖子神秘地说：

“我们学校新来了一位教务处主任，还带来了七八位军政大学的学生。”

胡格吉勒图浑身一怔，心猛烈地跳开了，看球赛的兴趣已经没有了，他忐忑不安地往回走。当他走进宿舍的大门时，走廊里站着许多人。他穿过人群，刚到俱乐部门前，有一位身穿八路军服、头戴工人帽的人望着他。他一看便知道这就是共产党派来的。

胡格吉勒图为了表示轻视对方，他看也不看对方，径直走

向饭厅。

“啊，胡格吉勒图同志，你也在这儿？巧遇，巧遇啊。”

听来似熟不熟的声音在喊胡格吉勒图。他回头一看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当他认出来后，真想大声喊：“说神见神，说鬼来鬼。刚才我还叨咕过你，说你壮烈牺牲了。”然而，他压抑住一腔热情，斜眼望着对方，冷漠地问道，“额老师，人家都说你被捕后牺牲在日寇的监狱里了……”

“日寇是想整死我，可是我象草原上的长生草一样活过来了。”

胡格吉勒图冷漠地望着八路军服。照他的想法，象额尔敦这样人，永远不会穿这身衣服的，因为他为蒙古人反满抗日，为民族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。难道他在日寇面前是咬不动的一块钢，在共产党面前却是烘炉中的铁水啦？不，决不会的。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的那颗心，永远是鲜红的。学校里的两股风都在强烈地冲击着他。一时间，他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

“多年没见，你长高了，可还是那么瘦。你看看我，显得老了吧？”额尔敦直视着胡格吉勒图的眼睛。

“和当年没啥变化。”胡格吉勒图低下头，勉强地回答道。说完，他抬起头，指着额尔敦的衣服问：“你怎么穿起这衣服啦？”

“怎么，这衣服不好吗？”

“不好。”

“很好嘛。当年，八路军穿着这衣服，打败了日本鬼子。”

“蒙古人穿祖宗留下的衣服穿惯了，穿上你这身衣服就觉得别扭、不得劲。”胡格吉勒图扭过脸去，以示对额尔敦的不满。

“噢，是这样。”额尔敦听出了弦外之音。他从北安军政大学调到这学校开辟工作前，就听中共内蒙古纳文慕仁盟地委宣传部长林韦介绍：学校还没有进行革命教育，学生的阶级觉悟很低，狭隘民族观念很浓厚。去学校后，首先要做学生会主席胡格吉勒图、组织部长敖斯尔的工作，要争取、团结、教育他们，通过他们再做其他师生的工作。……林韦说的胡格吉勒图，原来就是他熟悉的胡格吉勒图。额尔敦寻思到这里说：

“你是借衣服作文章。这文章你是作不好的。我们有机会再谈你所关心的一些问题。”

胡格吉勒图埋下头去，不再吱声了。

“噢，你要吃饭去吧？好，你去吃吧。吃完，你到我那坐一坐嘛。我就住那个寝室。”额尔敦指着俱乐部东边的第三个寝室的门说道。

胡格吉勒图从饭厅走出来，在一种好奇心的促使下，信步走进了额尔敦的寝室。额尔敦见他进来了，便热情地给他推了一把椅子，两人各自谈了谈别后的情况。

“额老师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你不仅主持教务处工作，还要担任课程，你想担任什么课程呢？”

“政治课。”

“你过去教数理化，那是非常出色啊。现在怎么想起改行啦？”

“在内蒙古的当前形势下，教政治课比教数理化重要得多。”

“在工业专科学校里，政治课只能是附属课。”胡格吉勒图勉强笑着说，“也可以说，可有可无。这是工业专科学校，没说

是工业政治专科学校。”

“你说得不对。应当说，政治课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，政治要走在一切工作的前面。这样，才能把所有的工作带到正确的道路上来，使它能够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需要。”额尔敦耐心地说道，“也许你现在还不懂得，但你慢慢会懂得的。”

一向以学生领袖自居的胡格吉勒图，听了额尔敦的话，从心里往外烦。他暗自想：过去的额尔敦和现在的额尔敦完全变了样。过去的额尔敦，是蒙古民族的化身。他用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的精神，与日寇进行过殊死的斗争。他在日寇的监狱、酷刑面前英勇不屈，大义凛然。而在共产党的面前，他却成了软面疙瘩了。他是不是这样呢？……

日伪统治年代，额尔敦是王爷庙师道学校的教员。他从伪满洲国吉林师范大学毕业后，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。他父亲是个酿酒工人，母亲是个农民，家里省吃俭用，供他念下了大学。他在伪师范大学三年级时，他的父母亲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去世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开始了勤工俭学，学费自理。

在伪师范大学时，他就和学校的地下共产党员有联系。从那时起，他接触进步书籍、读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著作；从此，他得到了政治生命，懂得了生活的意义。

他在早稻田大学和在王爷庙师道学校当教员时，一直和地下共产党员有联系。但这位地下共产党员，参加东北学生运动中牺牲了。不久，额尔敦又从延安过来的地下共产党员建立了联系。自此，他更加勇敢地投入反满抗日的学生运动，并多次参加过进步活动。

胡格吉勒图清楚地记得：日伪统治最严酷的时期，额尔敦曾向学生们讲过，日本帝国主义向蒙古民族实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；他更清楚地记得，额尔敦还说过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是共产主义的奠基人，斯大林、毛泽东是革命导师。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。额尔敦还说过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，不分国家、不分民族，全世界人民都一样。到那时，没有穷富之分，共同生活在自由幸福的大家庭里。他还向学生们讲过：多年前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，中国就有了共产主义运动，接着产生了共产党的组织。为了解放全中国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，中国共产党一直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中国共产党党员已遍布全国，内蒙古当然也不例外，所以我们这些青年都不应当沉默，应当配合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，坚决反抗日寇的侵略。当年，额尔敦曾告诉胡格吉勒图，曾在斯力罕、居力罕一带掀起的农民反对“粮谷出荷”的大暴动，就是由延安派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进行的。

当时，学校里的日本特务教员知道了这些事。只因额尔敦在学生中间扎了根，学生们称他为“民族英雄”，所以日本鬼子暗中监视，没敢轻易动他。

额尔敦是胡格吉勒图的救命恩人。有一次，十名同学在王爷庙汽车站，和日本鬼子发生了冲突，胡格吉勒图便组织了三百名学生前去营救。学生们把警察打得头破血流，还把警察署的大门、窗户、卷柜砸得稀烂。日本宪兵、警察和日本校长配合起来，追查这次事件的主谋。额尔敦在地下共产党员的指挥下，以巧妙的办法，使胡格吉勒图脱了险。从那时起，日本鬼子决心要对额尔敦下毒手。

第二年春天，额尔敦为反对伪当局强令学生进五叉沟剥桦树皮，名曰“勤劳奉仕”，实为强迫劳动。为了抵制日寇的阴谋，他领导师道学校的学生来了个大罢课，王爷庙其它各学校也纷纷响应，形成了全市中学大罢课。成立了罢课总指挥部，由额尔敦担任总指挥。罢课的声势浩大，威震了内蒙古大地。敌人胆怯了，迫使敌伪当局不得不让步，罢课宣告胜利。没过多久，额尔敦和领导罢课的教员同时被捕。学生们再次组织起来，到兴安总省公署门前示威游行，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教员，学生的举动，再次震动了敌伪当局，被迫下不得不释放。两个月过去了，事情全部平静了。一天的风雨之夜，额尔敦的门前突然出现了一辆大卡车，从车上跳下四五名穿着黑便服，带着黑墨镜的日本人，凶恶地闯进他的寝室，给他戴上手铐，抄家后，扬长而去。

什么人逮捕了额尔敦，被送进了哪个监狱，谁也不知道。额尔敦爱人多次到宪兵队、警察署打听过，每次都被撵了出来。不久，传说多起来了。有人说，额尔敦英勇就义了；有人说，不屈的额尔敦，已被送往日本；也有人说，他已经做细菌试验了。总之，没一个人说他还活在人间。……

胡格吉勒图寻思到这里，再次望了望额尔敦。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掠过他心头，他自己也说不出这是个什么滋味。

外边有人敲门，额尔敦应了一声，进来了一位端庄的女同志。她穿着十分整洁和适身的蓝色棉制服，举止那么稳健而又那么轻敏。胡格吉勒图潜意识地端详了一阵，当他认出来后，完全惊呆了。

“斯琴！有缘分的粉蝶，千里来相逢。你啥时候到这学校

的？”胡格吉勒图兴奋地站起来，十分亲切地说，“我到处打听你，打听不到一点信息。也不知你飞到哪个高枝上了，让我找得好苦呀。”

胡格吉勒图说着一堆话、热情地握住斯琴的手时，一股友谊的暖流流遍了他的周身。萍水相逢，他愉快极了，觉得斯琴的到来，对处在彷徨中的他是个无上的安慰。

“你啥时候到这学校的？”斯琴的大眼睛，在她红润的脸上闪着喜悦的光芒；在她含笑的嘴角上，似乎显露着不好琢磨的表情。

“开学不久。”

“原来你们俩也认识，太好了。”额尔敦高兴地插话道。

“我们早就认识。”胡格吉勒图转过脸问斯琴，“你到这学校，是工作还是学习？”

“学习。”斯琴说，“盟地委宣传部决定：让这期军政大学毕业的九名同学到这学校来学习。”

和额尔敦一样，斯琴这才知道，原听说的那个狭隘民族观念浓厚的学生会主席，就是他认识的胡格吉勒图。在军大受过革命教育的斯琴，如今看到思想落后的胡格吉勒图，从心里不满意。她望着他那固执的样，越发感到不舒服，进而觉得自己和这样一个人保持友谊而感到惭愧。她和胡格吉勒图从王爷庙分手到军政大学后，在短短的时间内，曾接到他四封信。从字里行间，看出他依旧坚持狭隘民族观念。她当即写信劝他，但不起作用，于是她决心想和他断绝来往……

我的这种举动是否太偏激了呢？不，不是。人嘛，特别是青年，都应当革命，随革命的潮流，进步、向上！那种固步自